

兩山墨談



11894

兩
山
墨
談

陳
霆
著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兩山墨談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兩山墨談序

水南先生既謝塵鞅，結廬兩山之間，居左右圖書，放情山水，銳意述作，於世俗外，膠泊然淡然而也。李子公暇得過從，先生出其所著兩山墨談，李子受而卒讀，請之先生曰：夫自古哲源遠，衆言紛淆，或亂雜而無章，是故簡稽寡證，飾虛炫空，執有肆辨，沿常襲陋，騁奇傷繪，傷繪則浮，襲陋則固，肆辨則誕，炫空則畔，寡證則晦，均之謂彌文，彌文無觀焉。先生墨談之書，大則根經據史，訂疑考誤，少則別事與物，窮情盡變，奇而匪浮，襲而匪固，辨而無誕，炫而無畔，證而無晦，殆博求而詳說者也。是取采之足以備史，資之足以宏識，存之足以稽實錄，而折衆言。先生曰：予何能斯？惟學與志庶幾無辱爾。李子迺以語司訓林鳳，林子曰：是則美矣，可以傳矣。彰之文獻，其永有徵，而先生之集其能一以傳乎？李子曰：愛美同情，吾烏知將來不如今日乎？茲特爲之先驅云爾。於是屬諸林子爲次第，其編而付諸梓人，嘉靖己亥歲仲春之吉，賜進士知德清縣事四會李榮拜書。

兩山墨談十八卷，明陳水南先生著。先生諱霆，字聲伯，號水南，德清人。弘治壬戌進士，刑科給事中。正德初，謫判六安州。歷山西提學僉事，著有水南稿。唐餘紀傳、渚山詞話、山堂瑣語諸書，是編刻於嘉靖己亥。卷數與明史藝文志合。前有李明府榮序，後有水南自跋。大致考證經史，多所糾正，間及明代時事，亦有關朝章鉅典，非泛然而作者。靜志居詩話稱其博洽著聞，留心風教，香祖筆記謂是書甚有義。

理信然。惜刊本不多。流傳未廣。茲得舊帙。急付梓人。授諸明府編刊之時。歲月適合。又屬同姓可異也。
道光己亥仲春九日。三原李錫齡識於惜陰軒。

兩山墨談卷之一

明 吳興陳露著

史記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程子解孟子之文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疑皆有礙蓋以史記之言爲信則太丁雖死固有嫡孫在也舍嫡孫而立諸子既非敬宗尊祖之道加以亂禮制決世防繼世爭立之禍將必啟之成湯伊尹宜不忍躬此厲階也史記陽甲之紀曰商自沃丁以來紀中作仲丁者誤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立比九世亂據此則商人兄終弟及蓋起於沃丁之世九世之亂歸罪于沃丁之肇端則成湯之末知外丙仲壬之未嘗相及明矣以程子之言爲信則夫外丙仲壬者湯所出耶太丁所出耶謂湯所出則是時湯年幾百不應尙有繼祿之子謂太丁所出則自爲太甲之弟而二歲四歲非所應論太甲既爲二人之兄又須居世嫡之地乃可爲祖後然則不可但以差長而扳立之也故予疑外丙仲壬皆太丁之少子而邵子經世史不載二人之名世彼蓋以甲子歷推之而知非有其有位之年次也然則外丙仲壬實未嘗立太甲直以長嫡孫承繼湯後凡謂太甲服仲壬之喪者皆史遷之說惑之耳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蔡氏曰先王湯也吳氏曰奉嗣王祇見厥祖謂雖

偏見商之先王而尤致意於湯也。蔡氏徒見下文與後篇之言先王者皆指湯而言遂以此先王爲湯。予謂商世於契有元王之稱則主癸而上商宜皆謂之先王也。吳氏知先王之爲羣廟矣而以厥祖爲湯則主太甲爲孫而言予謂主癸以上在太甲則皆祖也。凡二氏云云蓋欲明湯已祔廟而非在殯之謂竊疑先王厥祖一也自伊尹攝祭而言則曰先王自太甲祇見而言則曰厥祖然則成湯之在殯固無疑矣或曰成湯未葬則謚號未立其曰明言烈祖之成德何曰烈祖云者史氏序事而追稱之詞非當時尹之自言也是時成湯在殯故尹之舉湯者曰商王曰先王至三祀太甲終喪反亳之後始有視乃烈祖之語斯則湯葬已久而廟謚既立然前此不聞有是稱則湯之至是始祔廟明矣。吳氏以用訓于王爲伊尹告之湯廟此未必然也。蓋明言祖德乃序於告廟之後總已之下意當時祀事既畢而百官未退伊尹欲聳動太甲而播之羣聽也故於在廷明舉祖德以訓戒之冀百官脩輔而勉進君德也。厥後桐宮之行亦無可奈何而出此策耳。又孔氏以桐爲成湯葬地若曰未葬然者蓋疑於成湯在殯故不敢決爲已葬之辭。蔡氏曰使湯果在殯則太甲固已密邇其殯側矣捨殯而欲密邇湯於將葬之地固無是理也。大槩謂湯葬已在外丙之世而因以闕在殯之說予於此竊又有辯焉何者湯崩在太甲元祀之前迨夫改元之後營宮之餘則應過七月之期矣以書太甲考之桐宮之徂當在元祀之末或二祀之首然則何疑於未葬哉。於時湯既就葬而太甲以密邇而往則事理適宜非所謂捨殯而欲密邇湯於將葬之地也。凡學者苟能明於書序所謂成湯既沒大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之言本非謬誤則外丙仲壬之未嘗有位可決矣。曰然

則孟子曷爲有言曰丙王太丁少子也。子少者抱。古今同情也。或者太甲雖嫡長而幼有童心。太丁因是愛有所移。容有次及之意。外丙仲王遂爲商人所屬。而後世因之不沒其名。孟子追論太甲之被放。因詳其始終而首及二人焉。是未可知耳。

洪容齋曰。詩序不知果何人所作。小星一篇。顯爲可議。抱衾與櫬。鄭氏以櫬爲牀帳。謂諸妾夜行。袍被與牀帳以待進御。且諸侯有一國。其嬪妾雖至下。固非閭閻賤微之比。何至於抱衾而行。况牀帳勢非一己之力所能致者。其說可謂陋矣。此詩本咏使者遠適。夙夜征行。不敢稽違君命之意。與殷其雷同旨。按洪氏此說。不爲無見。但小星爲房中之咏。先儒相仍爲說久矣。然曰南國夫人。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之。而衆妾之進御於君。不敢當夕。類見星而往還。故因所見以起興。則於辭雖似。而於意亦未然。夫諸妾既曰進御。則自應就君之寢。今日抱衾以行。知非以進御也。蓋宮中嬪妾當夕。例番直於君之寢所。漢魏而下。有尙宮司寢之設。唐宮詞有直更之語。大率沿古制也。以其典司牀簀。故敬戒而宵征。而其行也。抱衾與櫬。自爲臥具。櫬本禪被。其訓牀帳者。非也。蓋宮中夜直。自有進退之序。亦以見后妃之化遠及於南國之宮壺。故當時供直者。皆安於命而習於勞。且又作詩以詠嘆之。是爲家人風化之美。非專以獲進御故也。

夏后氏之方盛也。以其九州土田之制。貢賦之則。鑄之於鼎。若曰爲後世之法程。王孫滿謂爲備像百物。而使民知神奸者。誕辭也。夏亡而鼎入於商。商亡而鼎歸于周。三代相傳。號稱神器。自國語。左傳。墨子。史

記言之者屢矣。周之季世。七雄僭王。私計得鼎者可以有天下。若後世傳國。雖然者。於是爭起染指之謀。而周之君臣日夜惴惴。謂夫鼎存而禍隨也。遂陰計毀之。其稱淪入於泗者。計一時詭辭。後世乃傳信之耳。容齋洪氏不悟此意。至疑於未必有是鼎。其說以爲禮經所載鐘彝名數詳矣。而獨未嘗及詩易所書固亦可考。而其詳未聞。秦人視周如机上肉。果何所畏而不取。報王入秦。寶器盡以獻。而此何獨遺。又謂神器之重。決無淪沒之理。且泗非周之境內。果其淪也。使何人般舁而往。其辯之信亦詳到矣。而不知鼎不可謂無。其亡本非以淪故也。不幾於信夢者耶。

桓公子糾之爭國。自宋儒以來。學者相沿以爲子糾非所當立。予考之管子載召忽之言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有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君不生也。况與我齊國之政也。觀此。則糾之擬立。蓋有先君之命矣。又按呂紀曰。初。鮑叔管子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爲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猶鼎之有足。去一則不成。且小白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糾也。管子曰。不可。夫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於是鮑叔傅小白。尹文子曰。子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荀子謂桓公殺兄。越絕書謂子糾桓公兄也。黃楚望又考於春秋立子以貴之義。謂子糾魯出也。魯女貴而班在衛上。則子糾當立。凡此又子糾爲兄與當立之證也。千古是非。未易臆決。又按。管子以子糾爲桓公之弟。蓋本漢書懷昭之言。昭與子糾兄也。言弟者。諱耳。蓋漢文時爲厲王。淮南厲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云云。雖然。章昭已言兄故。昭特遷言殺弟也。然則疑未足據。

昔人謂戰艦曰水龍。隋梁睿請伐陳。文帝答詔曰。陳國來朝。未盡藩節。如公大略。誠須責罪。必興師旅。若命水龍。終當相屈。水龍字甚奇。

隋書爲魏鄭公所脩。然義例欠精。而與奪殊舛。今卽其所名目。而按其所傳。爲崔宏昇治狀無愆。而列之酷吏。辛彥之崇信佛道。而廁之儒林。王頒逆黨也。而取其文學。崔躋登宦途以死。徐則本黃冠之流。而目爲隱逸。凡此皆當改削者也。

唐子西曰。學者皆謂夏以建寅爲正。周以建子爲正。然商居其間。不應無所變改。因以意推之曰。商以建丑爲正。而三統之說興焉。夫夏以建寅爲正。吾於論語見之矣。曰。行夏之時。周以建子爲正。吾於春秋見之矣。曰。十月。殂霜殺菽。三月。大水。至商人以建丑爲正。於經則無所見。夫以建子爲正者。取二十四氣之首也。以建寅爲正者。取四時之首也。以建丑爲正。其取義安在哉。按唐氏之說如此。其自信可謂勇矣。然獨惜其考之殊未審也。商書伊訓之首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奉鬯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大甲之篇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夫前乎此。伊尹攝祀總朝。以十有二月乙丑。後乎此。太甲反吉卽政。以十有二月之朔。蓋商以建丑爲正。故皆以十二月舉大事。先儒所謂朝狩烝享皆以正朔行事者也。安在於無所經見哉。

說苑載晉太子申生之事。其言曰。吾聞之。忠不暴君。智不重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劍死。按左傳。申生乃雉經。未嘗伏劍也。

說苑有陳恒問於范子一條。越絕書謂范蠡遭世不明。作詐成伯。不合乃去。三邊避位。名聞海內。去越入齊。老身西陶。是范子去越之後。固嘗寓于齊。但其寓齊在滅吳之後。而齊國陳闔爭政相殺。乃在吳未滅之前。相越凡十餘載。然則昔人謂鴟夷子皮告闔氏之謀于恒子。恒子因得設謀以敗闔氏。此說謬也。魏人哀三良云。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歿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味詩人之旨。則知三良下從穆公。實出其感恩徇主之誼。初非有遺之者。然後知東坡之論。所謂三子之徇君。亦猶齊二客之從田橫。其立意固有所本也。

史記言紂囚西伯於羑里。閔天之徒患之。求得美女。文馬九駟。他奇怪物。因嬖臣費仲獻之。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專征伐。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去炮烙之刑。紂許之。呂氏春秋則謂文王處岐事紂。雖遇冤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辭曰。願爲民請炮烙之刑。據呂紀言。紂以文王朝貢有禮。祭獻必敬。故賚之以地。意古者明王之待諸侯。未或過此。恐非紂之所能也。且囚之羑里。其疑西伯頗甚。以當時事勢推之。未必不忌其地大勢衆也。而又肯賚之以千里哉。太史公不取其說。而從美女寶賂之云。此則紂所易動而事理或然者也。

呂氏春秋其蕩兵振亂禁塞懷寵等篇。大槩取攻伐而非救守。且其以聖王義兵自詭。而舉誅暴拯民爲說。若曰救世之論矣。然反復其意。實主於遂戰功而破從約。此殆秦之所以滅六國者也。豈非不韋之私

心。始皇之詭智。而張儀之奸說歟。

寡人者。言寡德之人。諸侯謙稱之辭也。然古婦人亦嘗以自稱。邶風之詩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莊姜言戴嬀。思念先君莊公。故以婦道勗寡人。所謂寡人。莊姜以自謂也。

曲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予意廡庫以備命車。重君賜也。庫藏以貯祭器及遺物。重先世也。故次於宗廟而先於居室。元註謂廡以養馬。庫以藏物。欲其不乏於用。故視居室獨先焉。恐非古人意也。

司馬相如封禪書。議者謂其至死獻諛。雖然。此實相如之夸心也。蓋漢承秦後。一時文臣。以封禪爲曠世大典。帝王盛舉。不復有知其非者。司馬談傳云。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臨卒。且曰。天子接千歲之統。封太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是知當時以登封爲盛。有事爲榮。蓋如此。相如自以文章擅當代。蓋見武帝改正易服。定制度。興樂章。度其必封禪。以夸耀後世。而已當其時。謂可秉筆託附不磨。由是草書將以上勸。而不幸病以死。則初意不獲遂也。然欲使帝之必知於是。囑其妻身後上之。此其爲計實夸心之餘也。而碧溪乃斷其諂諛。蓋天性不復能自新。其於誅心之法。無乃未盡乎。

劉孟熙霏雪錄云。晉陳壽爲武侯佐。嘗被撻百下。後作三國志。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按壽傳。壽父爲馬謖將軍。謖爲亮所誅。壽父亦坐髡。故壽爲亮傳。言其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是壽特以挾父恨。

故肆情貶亮。非以身嘗受辱也。孟熙之言。失之不考。

先儒謂古者行必以車。戰率以乘。未有單用騎者。戰而用騎。其始見於六韜。兵法所謂騎兵者是也。若行而乘馬。或引漢高脫鴻門之急。獨騎走歸灞上。爲事始之證。愚謂鴻門之前固有之矣。按吳起傳。起爲將。臥不設席。行不騎乘。據此則春秋之末。行者已嘗乘馬。何言始秦末也。

晉書苻堅傳。堅入寇。會稽王道子求助于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至。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若神有力焉。嘗觀爲善陰隲書。亦載求助之事。而通鑑綱目止存草木皆兵之說。餘不及焉。蓋嫌於語怪也。

苻堅之弟融。出爲冀州牧。堅母苟太后。以融少子。甚愛之。比發。三至灞上爲別。其夕。又竊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於前殿。太史奏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閤寺並言不見。后妃移動之狀。既堅推問。乃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乃重星官。及將寇晉。太子左衛率石越諫曰。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弗可犯也。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於是決行。竟以取敗。夫一堅也。一天道也。傾信固違。何前後相反若是。良由其急欲成正統。大利眩于前。而方寸躁亂。失不復顧也。

晉王渾妻鍾氏。史稱其禮儀法度爲中表所則。嘗與渾共坐。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鍾氏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止如此。參軍。謂渾弟湛也。晉史傳鍾氏於列女。然因其言而鑒其心。正可發笑。今呂東萊晉書詳節中。乃無鍾氏之語。疑爲之掩瑕。特抹之爾。

詩言載獫狁驕。諸家皆以獫爲田犬。名長喙曰獫。狁驕者。王雪山嚴華谷戴岷隱皆以爲田畢而遊園。載獫於轎車。以歇其驕逸。予謂犬獯惡曰獫。馬跑逸曰驕。蓋言田畢而載犬於車上。息馬於轎下。於以行園而游息也。又廣韻馬高六尺爲驕。

蘇秦傳。秦說趙王曰。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索隱曰。臣人者。謂己爲彼之臣也。臣於人者。謂我爲主。使彼臣己也。予謂不然。臣人者。我能臣服乎彼也。見臣於人者。我入臣於彼也。觀上云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又云見破於人。則詞意可見。

兩山墨談卷之二

吳越春秋載伍員奔吳。至溧陽。會女子擊縣於瀨上。宮中有飯。員謂曰。夫人可得一發乎。女子知非恆人。發其飯漿與之。員已餐而去。女子嘆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何宜饋飯與丈夫。虧越禮儀。妾不忍也。自投於水而死。按女子不載其姓氏。徐天佑亦無註。今偶讀李太白貞女碑。乃知女子史姓。溧陽黃山里人。清英潔白。事母純孝。手柔荑而不龜。其自沒時。年三十矣。然自守未適。唐時立祠其地云。禮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而國語又謂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二說不同。世儒多疑之。予謂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舜之舉事也。若夫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則舜之後爲夏賓者爲之也。

玉藻。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所謂魚須文竹。謂以竹爲笏而刻畫爲魚須之文以飾之也。蓋大夫下於諸侯。故不敢用象。而文之以魚須。亦以示華重之意。若士則又下於大夫。故直用竹之本形爲笏。而不加飾。其視魚須之等爲減殺矣。此象字與上象不同。所謂本象者。言用竹之本形也。不然。則爲衍字。若應氏言。士以遠尊而伸。故飾以象。則是位下大夫而儀文顧與諸侯相視。豈先王謹微昭等之禮哉。

古之行者。必挾過所釋者。謂若今路引之類。然未詳二字何緣而名。偶閱禮經會元。謂周人之制。徙國中

及郊者。必有所授。徙于他鄉者。必有旌節。無授無節。是必以過惡而妄徙者。此無所容。彼無所授。過其所必有呵問。是過所者。就遷徙之人。經過所在而言。後世謂二字爲周禮之文。用遂立以爲文券之名也。

左傳不載程嬰與杵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頗詳。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祈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是無程嬰杵臼之事也。史記則言晉滅趙之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匿公宮。生武。公孫杵臼與程嬰。以死保脫之。越十五年。因韓厥得復田邑。二說不一。先儒疑之。予謂此事則信有矣。蓋左氏爲文高簡。且其所載以立武復田爲重。故詳敘其後而不暇追悉其初。然謂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則所謂朔妻匿于公宮。與武之生育嬰杵之保存。一句可盡之矣。史記則追敘本末。故特詳著焉。二說固可會而一也。若謂賊搜公宮爲甚。則後世如伏后之被搜於複壁。伯牙后之被牽於帝前。若是者殆衆矣。搜宮何言甚哉。趙之滅族。左氏謂趙嬰齊通於莊姬。原屏放之于齊。莊姬以是怨原屏。譖而殺之。而趙氏之滅。史記則謂大夫屠岸賈討靈公之賊。殺朔與嬰齊同括。而趙氏滅。二說不同。金仁山謂本各一事也。史記以爲殺朔而盡滅同括嬰齊。乃得之傳聞。誤爲一爾。又按趙朔被難在景公三年。後十六年而景公卒。則正合姬氏生孤。後十五年而景公復其田邑之數。蓋嬰齊之通姬氏。應在朔死之後。而同括之死。本後於朔。又事各有因。洪氏以同括死後。更二年而景公卒。厲公立八年。悼公立五年。始合十五年之數。遂疑史記爲乖妄。亦失於誤合朔與同括之死爲一也。左傳諸侯不貢車服。陳氏曰。按周官九貢有服貢。傳未必左氏之舊也。趙氏又謂周官雖左氏亦未嘗見。